

基于地域差异下同一宗教信仰的差异性 ——以西双版纳磨歇村和曼将村为例

张天馨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本文在地域差异的研究视角,以傣族的聚居村落为案例,对处于文化与经济的中心地区以及处于文化与经济的边缘地区的宗教信仰做一个对比性的研究,以共时性的研究方法对磨歇村与曼将村的宗教信仰进行阐述,找出不同点,试图探讨边界与中心地区的信仰存在的微观差异是否与地域上的差异有关。两个地域中,都存在着浓郁的宗教信仰氛围,他们都会在特定的时间到庙房举行某种仪式,在这种集体仪式中,承载着民众的历史记忆、共同意识与情感,作为版纳地区的傣族群体,在宏观的角度看,其宗教仪式的形式没有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原始宗教信仰与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两个村落中信仰的比重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且同样的宗教仪式中在进行的内容上存在一定的差异。由此看来,本文将从以上几个方面,探讨两个村落所处的中心与边缘这种地域的差异性是否是给宗教仪式的内容上带来了差异性。

关键词:宗教信仰 1; 地域 2; 差异性 3

中图分类号: B911 **文献标识码:** A

由于中国地域的广阔,其宗教信仰也显得多样且复杂,以地域为切入点研究信仰的差异,在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等领域中有诸多学者极为关注。由于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社会风俗、社会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对于了解民俗、了解传统社会文化风貌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对于历史时期区域民间信仰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张伟然¹、蓝勇²、张晓红³等人已对湖南、湖北、陕西、云南、浙江、福建等省区的民间信仰从历史文化地理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揭示了民间信仰与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日、美等国的学者在此方面也有深入探讨。而本文利用地域的差异性,从宗教文化与地域文化的交融中探究其宗教信仰的差异性。

磨歇村与曼将村都是地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傣族聚居村落,在其村落内部对原始宗教与南传上座部宗教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区域分布上,磨歇村位于西双版纳与老挝的交界处,距西双版纳的经济与文化中心较远;而曼将村位于西双版纳的勐罕镇,与西双版纳的经济与文化中心在距离上较近,且傣族园自身便是一个呈现傣族文化的经济开发旅游区域,两个地方随着社会的变迁与历史的发展,其宗教信仰的呈现也随着与外界的交往与互动的频率而发生一定的改变。

一、磨歇村与曼将村的地理差异

(一)磨歇村地点概况

地处边陲的西双版纳勐腊县磨歇村,是尚勇自然保护区内典型的傣族村落,其文化信仰体系包含了民间信仰以及南传上座部的宗教信仰。

首先,在地理位置上,磨歇村小组隶属于磨歇镇尚冈村委会,属于半山区。位于尚勇镇西北边,距离尚冈村委会所在地7公里,距离磨歇镇政府13公里。全村国土面积2.36平方公里,海拔720米,年平均气温21℃,年降水量1600毫米,适宜种植粮食、茶叶、橡胶、香蕉等农作物。有耕地1209.45亩,其中人均耕地2.45亩;有林地2292.91亩(茶叶920.19亩,水果22亩,橡胶1350.72亩)。4

其次,在人口组成情况上,磨歇村小组有业户籍104户557人,劳动力321人,外出务工15人,主要为傣族。有建档立卡户5户19人。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84人,其中小学阶段58人,初中26人。高中8人、中专及以上12人。低保户3户8人,五保户2人,

残疾17人。其中,磨歇村小组有建档立卡贫困户5户19人,致贫原因构成:缺技术1户4人,占建档立卡人口21.05%;缺劳力2户7人,占建档立卡人口36.84%;缺土地2户8人,占建档立卡人口42.11%。至2018年底实现稳定脱贫5户19人。5

此外,磨歇村小组主要产业有橡胶、茶叶、水稻、玉米及冬季

作下措施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一是提质增效传统产业。加大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力度,依靠科技改良橡胶、茶叶等传统产业的种植方法,增加单产,达到增产提效目标。二是提高劳动者技能技术。通过割胶技术、茶叶管护等各种培训,提高劳动者技术,为科学农作物管理提供技术保障。对具有掌握一定技能能力的人群开展电焊、挖机等技术培训。三是大力发展冬季作物。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因地制宜引导群众积极种植无筋豆、辣椒、南瓜等冬季作物,增加群众收入。6

最后,在公共设施及社会保障方面,磨歇村小组实现“五通”,即:通路,入村路为沥青路且危险路段有防护措施;通水,有安全足量人畜饮用自来水;通电,通380伏以上动力电;通电话和网络宽带,移动电话信号全覆盖,宽带网络已接通;通广播电视,广播电视覆盖100%。2018年户建档立卡5户19人实现100%参加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符合参加养老保险条件人员100%参加养老保险。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率达100%,无因贫困失学人员。低保户、残疾人,均按照政策享受政府救助。磨歇村小组距离村委会卫生室7公里,通向村委会道路为沥青路面,村卫生室达标,交通便利。7

(二)曼将村地点概况

双脚刚踏入西双版纳,便能从景洪的出租车司机、以及旅游中介的口中听到“傣族园”三个字。在景洪告庄的路边一站,便时不时的会有拉客的司机走过来,或者将车停到路边问:“去傣族园吗?我带你过去咯。”傣族园,已经成为西双版纳的一个旅游标签。

傣族园坐落在西双版纳勐罕镇橄榄坝,景区内内共由曼降村、曼春满村、曼夏村、曼乍村以及曼听村五个村落组成,园内有千年沉淀的民俗风情、美丽的亚热带庭院景观、浓厚的佛教文化,是西双版纳唯一集中展示傣族历史、文化、宗教、建筑、习俗、服饰、饮食等的民俗生态旅游景区。园内每个村寨都有自己的寨心,寨心旁边分布着村委会以及村民活动广场。其中,曼降村是傣族园大门进来的第一个村落。

自傣族园建成以来,每到节假日,傣族园民俗旅游景区便会迎来一批批的游客。在这种经济开发的作用下,景区内的傣族居民与外来的游客接触来往日益增多,且有许多文化他者介入傣族居民的生活与之一起做生意。傣族园内的居民经济来源也由以前原始的农业生产逐渐演变为现如今的服务行业。几乎每家每户都做起了农家乐、民宿,同时,务农的村民也会将自家种植的水果自主生产,或直接批售新鲜热带水果,或制作成果干进行批售。每日外来的游客有外省的汉族人,也有本省的其他少数民族的游客;除此之外这里也吸引了许多外来的人在此地安家落户,与当地合作共生。比如

曼降村给游客摄影的摄影师。据村民波空论介绍：“他是汉族人，他在村门口那边租了一个房子，在这里呆了十几年了，他听得懂我们讲的话，我们也能听得懂他讲的话。”再比如村民岩罕家中，因为农家乐要为游客做冰百香果茶，便给村门外小卖部的老板打电话叫他送进来几袋冰块。因为对方不是傣族人，是汉族人，因此岩罕的妻子玉康罕打电话时没有讲傣语，而是用的云南方言。玉康罕讲：“有好多汉族人都在我们这边做生意啊、居住啊。”

社会人类学家通过利用高度抽象的“社会”这一概念来代表包罗万象的社会体系，在这个体系之内，较小的、具体的群体和单位可得以分析。⁸在傣族园经济要素的促成下，曼降村傣族原著的居民与游客以及外来的生意伙伴形成了一个“多元社会”。在这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民族的人员与本土的傣族居民共同构建的多元社会中，形成了具有巨大的文化差异性的格局。

在曼将村，几乎每个村民家中都开了农家乐、果干铺，依靠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服务业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正如研究者对于西双版纳傣族园的家庭化生产的小企业旅游如何影响家庭的问题进行研究中所提：“西双版纳傣族园的‘傣家乐’经营户普遍选择三代家庭的团结协作而不是以核心家庭为主导的分散经营。其家庭化生产是建立在小家庭基础上，高度依赖辅助劳动力从事副业生产的一种劳动组织形式。”⁹比如曼将村村民岩罕与玉康罕夫妻两人在自家开的“纳亮金湾傣香客栈”，平时由玉康罕的姐姐和岩罕夫妻两个人做饭、招待客人，玉康罕的母亲在上午就去村口招揽客人，然后回来帮忙。玉康罕的父亲在村子里的沙场打工，有时沙场不忙、农家乐客人多的时候，他也会回来帮忙。除此之外，他们还有自己的柚子树，种植柚子，卖给商人或者在自家农家乐中摆摊进行售卖。

二、磨憨村与曼将村原始宗教的差异

（一）磨憨村原始宗教的信仰

西双版纳磨憨村傣族村的民间信仰来自于对自然与祖先的崇拜。首先，民间信仰几乎与人的思维活动同样古老，当人的思维活动开始的时候，就伴随着村民们对自然的恐惧、敬畏和适应的过程，生长了最早的万物崇拜，比如村寨的将军神。其次，傣族村民崇拜自己祖先的灵魂，因此，认为后代也应该崇拜自己祖先的灵魂，比如村寨的勐神、寨神以及盐井神等。当然，无论是对自然的崇拜还是对祖先的崇拜，它们之间都是不可分割来看的，都是相互影响的。在磨憨村，对于原始宗教仪式的举行，一般都有对应的神灵崇拜。在磨憨村，村民对于原始宗教的祭祀对象主要是对勐神、盐井神、寨神与寨心、以及家神的崇拜，除此之外还有对自然农耕保护的将军神的祭拜。针对这些崇拜对象，磨憨村每年都有对应的时间，以村寨为单位对神灵举行祭拜仪式。

在磨憨村的民间信仰中，村民们普遍认为最有权威的是勐神，问及原因时，村民说这是老人传下来的。通过每个祭司的描述的，可以看到村寨民间信仰是神灵是这样排位的：“丢布拉勒-丢布拉磨-丢布拉曼-丢布拉很-达勒达洞。”除了以村寨为单位的，每年举行一次的各种祭拜仪式之外，村子里有关原始宗教还有许多以家庭为单位的小仪式的举行。关于磨憨村对每个神的祭拜仪式中的祭祀对象，专门找祭司做了访谈。

首先，磨憨村有每年一次的勐神祭拜，祭拜场所在村子的山林中，祭拜的象征物是一棵树。村民对勐神的祭拜主要是对他的尊敬，祈求他能够保佑磨憨村的子子孙孙在这片土地上平安幸福。

其次，每年一次的盐井神的祭祀仪式，也是十分盛大的，全村的男人都要参与祭祀仪式。而盐井神的祭司象征物，也在勐神祭司的那片山林中，以一颗树作为祭司对象。据盐井神祭司的描述：“之前法国人在这里把树砍了。后来版纳的人盐巴厂的厂长（已经死了）找这个树，丢布拉磨像线一样，叫魂一样把神叫到这棵树上。”可以看到，在磨憨村傣族村民的眼中，认为万物有灵，祭祀的时候要有祭祀对象，便将盐井神的“魂”叫到一颗自然界的大树上面来，以此为祭祀的象征物。

此外，还有每年一次的寨神祭祀活动。据村民说，村子里的山

林中也有“寨神的树”，而平时过节时也要去祭拜寨心，寨心位于这个寨子的中心，祭拜寨心的时候也是寨神祭司进行主持，结束后要清扫寨心。波案万描述到：“泼水节、关门节、开门节的时候都要去寨心那里去拜，现在两个寨神祭司都要在寨心那里进行打扫。以前的时候，勐神他们也要去打扫，但是现在他们的事情比较多，就不去打扫了。寨心祭拜的时候，佛爷们不用在，村民们在那里就可以了。”

（二）曼将村对原始宗教的信仰

曼将村对原始宗教的信仰较磨憨村而言，并非受到村民的高度重视。受现代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影响，原始宗教在曼将村村民的生活与经济生产活动中影响微乎其微。在对原始宗教的仪式中，也有南传上座部宗教成员参与。

曼将村中对于原始宗教崇拜的对象主要是寨神、勐神以及家神。此外，还有日常生活中的小仪式由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波章主持。

笔者在田野期间参与观察了曼将村一户村民家的驱鬼仪式，并将其记录下来。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曼将村的村民家里出现了一些不好的情况，或者村民要外出，也会请波占诵经，进行驱鬼或祈福。比如村民要外出游玩几天，要拿12根蜡条和钱让波占到寺庙里进行祈福，祈求路途平安。康南罕说：“这是我们的民俗，是老一辈传下来的，也代表我们傣族的文化，从古至今都这么做，到我们这一辈流失了不好。”再比如，曼将村有一户人家房顶上有蜂窝，康南罕说：“请佛爷看过，这是一种不好的预兆，因此要把蜂窝取下来进行驱鬼仪式，把不好的事情送走。我们这边有什么事情，都会出现一种现象，就是你们讲的‘预兆’，比如公鸡在凌晨三、四点钟打鸣了，或者家里的米缸有老鼠这样的。”康南罕下午被这家村民请到家中做驱鬼仪式，他坐在板凳上拿着佛经找到对应的驱鬼仪式的经文，开始念诵。而家中的主人（由年长的男性代表）对他跪拜，并在准备好的仪式道具上面点燃蜡条。念诵完经文后，康南罕拿着这家人为他准备好的蜂蜜水，用枝条在房子的各个角落洒水。完成洒水后，送鬼就结束了。仪式结束后，都比罕佛爷也被村民从庙堂请过来，以及康南罕、寨神祭祀、村子里老年组组长和老年组几个长老被留在家中吃饭。

三、磨憨村与曼将村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仰

作为全民信仰佛教的傣族人民来说，对于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信仰在磨憨村与曼将村中也是必不可少的宗教信仰。但是通过田野观察可以看到，较磨憨村而言，佛教的信仰对于曼将村的村民生活与经济生产影响更大。笔者以两个村落关门节中的过贖仪式为例，对于两个村落在南传上座部信仰仪式中存在的差异进行探讨。

（一）磨憨村过贖仪式诵经过程

在过贖之前，要对过贖要用的食物与物品进行准备，由于要研究的目的是探究在仪式过程中的差异，因此对于前期准备阶段的工作笔者不再进行赘述。在第一天，将准备事项做完之后，第二天一早进入寺庙，里面摆了9桌饭菜。村子里有负责牵线的老人（当地人叫他长老）将白线拴在连结佛像旁边的栅栏上面，然后搭过花篮，再绕过通天帆，然后再搭在食物上面。他们说，这是用来连接祖先的线。等人都到了，大家开始贖佛。先去佛像面前上供，点燃蜡条许愿。然后大家就席，开始贖佛念经。一开始，勐神祭祀开始念经文，然后佛爷开始念经，大家也跟着一起念。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个波赞（当过大佛爷，然后还俗的人）面向大佛爷给佛爷献上去，然后面向众人点蜡烛。这一阶段完毕了以后大家开始点蜡烛，点了蜡烛后佛爷开始念经，（用芭蕉扇把脸挡住念经），等地上的蜡条快燃完了，用手将它扇灭。波赞也会面向众人念经。波赞旁边是勐神、盐井神、寨神的祭司。再等佛爷念完经，大家用一杯清水，举过头顶祭拜以后将水倒入寺庙四角其中一个角落（就近）的水槽中，然后拜完佛，贖佛过程完毕。此外，通过对波砍叫的采访，可以知道在过贖这天，村子里的祭司不仅是代表个人去参与过贖，并且还要请来勐神、盐井神与寨神共同参加过贖。

（二）曼将村过贖仪式诵经过程

据傣族村民介绍,傣族关门节期间,每七天要过一次和尚节。除此之外,还有老人参加的滴水、赎香等过贖仪式。曼将村傣族的过贖仪式,是由村民集体参加的仪式。在集体仪式中,佛爷主持诵读佛经,波占作为民间与佛祖的连接桥梁,进行主经。每个社会身份不同的人,在过贖仪式中都会根据仪式或发生改变。

比如,在滴水过贖仪式中,主要由曼将村曼将佛寺的主持都比罕、曼将村的波占进行主经,其中还有老年组的村民代表全村村民守着烛台敲锣、燃香。

首先,在过贖仪式中,都比罕是主要的念经者(如图6-1),在念经之前,他要在鼓楼敲钟,相当于宣布仪式开始。然后回到庙堂中进行主经。都比罕是曼将村曼将佛寺的主持,据都比罕说,他1990年2月份来到曼将佛寺开始做佛爷,一直做到现在,他在曼将佛寺中“就像每个村子的村长一样,每个佛寺里面都有一个主持,管理寺庙。”都比罕如此解释自己在寺庙中的身份。康南罕此前讲到寺庙的主持时,是这样描述的:“他们在我们村子的寺庙中主持、管理,替佛陀给人们(村民)传达一些事情,死后他的灵魂就永远留在庙堂里保佑大家,就成佛了,我们都要祭拜的。”

其次,波占在过贖仪式中,波占象征着村民与佛之间的传达者(如图6-2),像是一个传播中介。他有一个由上一任波占流传下来的经文本,里面记载了佛陀的各种事务以及训诫。他在都比罕念完经文后开始向佛祖传达村民的敬意,比如,据康南罕介绍,如果村民谁家有什么事情要告诉佛祖或者求佛祖,就可以告诉他,他会在念经的时候传达给佛祖。

最后,敲锣与燃香的村民,在波占念完一段经文后就敲几下锣,以示接收到了佛祖的训诫。其他村民带来的蜡条,会放在烛台一旁,被这几位老年人拿起来不停的点燃,直到把村民奉上的蜡条全部燃完为止。至此,整个和尚节过贖仪式中,每个人都在仪式中有不同的分工,普通村民与佛祖之间的连结也构成了一个宗教场域。

由此可见,在南传上座部信仰的过贖仪式中,曼将村的仪式更为宏伟壮观,并且在仪式举行过程中还有许多游客进行参观,诵经时佛爷也坐在高高的“龛”当中,在领读过后才回到众人对面的座位就做。而磨歌村的佛爷在诵经的全程都是坐在众人对面的位置。此外,在磨歌村,存在于原始宗教的神灵也会被祭司请来共同参与过贖仪式,而在曼将村,并没有原始宗教的神灵参与其中。

结语

通过对比曼将村与磨歌村的村落地理差异、原始宗教信仰的差异以及南传上座部信仰的差异,可以看出,由于曼将村与磨歌村在地域上的差异,导致其村落与外界在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中产生了差异,进而对其宗教信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各地的地域文化和社会环境不同,村落与外界的文化交流导致其信仰文化的观念产生了不同。

因此,宗教信仰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具有强烈的文化地域性特征,由于曼将村距离文化的中心较近,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信仰之一的因此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信仰,使得傣族园的曼将村将宗教文化作为园内的文化发展之一。在过贖仪式中,仪式本身对于村落内部的村民来说具有一定的意义,同时,对于对外的游客来说也具有一定的参观意义。而对于磨歌村这种更加具有原始生态的环境原始村落而言,原始宗教神灵的供奉是他们在世俗文化生活的支柱,对于村民的社会整体秩序以及家庭的生活秩序来说至关重要。

当然,对于宗教信仰的差异性研究,还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化地域的视野内,还需要用历时性的研究方法来考虑其历史的发展与变迁,要对案例村落进行更为丰富与详细的田野考察,最终再探讨其宗教信仰存在差异性的多方面的原因。

参考文献:

1. 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 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 张晓红:《明清时期陕西民间的区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
- 4-7. 数据由磨憨镇政府提供。
8. [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 族群与边界[M]. 商务印书馆. 2014(11):10.
9. 黄峰,保继刚. 家庭化生产与傣族园旅游社区的三代家庭一体化[J]. 广西民族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41(03),79-84.